

偽軍股匪騷擾蕭索不堪
輸出物品大減財政艱窘

談下野出洋

徐長風

中國內戰二十年，民生凋敝，虛糜蕩然，死於炮火之下者，概以萬計，而且發生普遍，無一省一縣能飽暖之。說國家雖亡在內戰手裏，也不爲過。然而內戰的演者，封建的罪人們，幾至目前，却不曾有一人以國法，梟首而平衆憤的。有兵的時候是不要說，生殺予奪，全在彼等一二人的掌握裏面，萬一敗仗，地盤喪失，也只以「下野出洋」四字，輕易了事。這非但表示我們的民氣消沉，國法不嚴，並且暴露了我們「無組織」「非現代」的弱點。何以禍國殃民的軍閥會讓它逍遙法外的呢？

前幾天看報，看到察哈爾的善後消息。說是方振乾給予名義，給予旅費，使出洋考察，而吉鴻昌

大小銀號倒閉者四十餘家
製造業不景氣大都遭虧折

[illegible]

……長江……

我牽記的朋友

△長江……△

春間，認識了意一個溫婉的意。

當然囉，其時，他會來我國，和我談天，和我講，和我說笑；我們雖則自認識以來，前後僅會過五個，但在許多的朋友中間，他確也是使我念念不忘的。

真的，他有溫柔的性情，他有崇高的思想，他有麗的容顏，他有銅紅的委實，他有烏黑的長髮，他嬌媚的眼睛，他有紅脣的嘴唇，他有淵深的學問。他更有偉大的同情心。他是青年的典型。雖然，他許是一個十足貴族人家的子弟吧！

第一次，我們在遊開者集會的地點會了面。

第二次，我們在森蔭婆裝的大樹底下談了天。

第三次，他就來在我家，他恰巧去理髮去了。在牢上我趕着把他抓回——並不是粗野的手段。

又半月多了，他重來看我，並向我信道書。

我不在，接連使他空

第廿九回

第廿九回

披剖肝膽 誠規好友
藏珠玉消息 怒聽翁

騙男果然從枕上仰起面來，在淚眼裏睜眼，聽方父親是滿而怒容，因不禁又閉上了眼。方父親道：

「孩子，自從你杭州回來之後，你總是不比從前的乖了。你爸爸只有你這塊肉。有什麼委曲，應該好好向爸爸訴說。爸爸雖然老了，一定能夠你滿意。你如需要什麼，也應該向爸爸要，爸爸的能力，還可以辦到。」弱男聽了，睜開眸子來，却見父親已滿淚了。感酸的心，使他立刻想把自己的罪惡，和盤向父親託出，并且跪在父親面前，痛哭懺悔，哀求饒恕。然而一聯聲的心，却又使他跪了勇氣。她於是鳴的一聲，又哭了出來，一團亂在父親的情裏。方父親聲說道：「孩子，不要受傷。你悲傷了，不但爸爸見了心碎，就是躺在下地的媽媽，也聽着流淚呢！」說着，扶起弱男的臉來，揩出自己的手帕，給她拭淚；然自己的老淚，却也扑簌簌地落在弱男的臉上。弱男知道父親

也太悲傷了，心裏因又覺到十分罪惡。她默默地在痛恨自己：「怎麼自己會這樣的不肖，使年這老而寂寞的父親，時時不樂！」她又痛恨自己：「怎麼一點也沒有決心，不把自己身投到黃浦江去，使這年沾在身上的罪惡，洗離個乾淨！」她這樣痛恨着，懺悔着，結果只有啾啾的哭。方父親止了悲憤，說道：「孩子，別哭了！身子也是要緊的！爸爸停會兒想把你小姑夫請來了，和他商量你底終身大事。爸爸這多了，具有老性；所以一向不會替你留到這一點。」弱男聽得父親說起這之後，心中益發悲憤，突然呼開門來，說道：

「爸爸，你怎麼說起這種話來？我聽了，更不快樂呢！」方父親道：「親孩子，爸爸面前，怕什麼羞呢？爸爸只有你小姑夫一個人是近親。你底終身大事，除了他，還有誰可商量？」弱男嘆道：

「我不要！我身子太壞了，應該先脫身！」方父親道：「不要嘆！不要嘆！既然不脫身，我就不去請你小姑夫。」

地律減少人口，各大水師，嚴禁二百餘，現則祇存數十家。正頒章在案，則期於數月間，漸入農旺時期，距本年歲次，則正頒章，諭旨，多派軍，已於前年，紗綢行本，棉貨，金店，一應俱全，現將山林，計全行，徵收，徵收二萬餘，年，建築形迹去，因國家公司，止所，故在萬元以上之大工程，近來皆絕少交易，全行，乃由他轉旺而趨於衰，與直接關係者，如磚瓦行，遭折，因存貨積滯，減價，大，大，現至一百七十，各，觀，在此過半之半數中，各行，無一好景，下半年，各行，

——輯人主齋言何天——

繙官米 清袁星杓
鷄鳴淺渡幾失悲。語使慈娘舊米歸。
歸來獨憶誰。此去不返。恐惹思鄉病。
不見那家老。頭銀綰綠。又聞桑婦哭。
說成誰下鬼。始貪官價便宜。何知拒滯。
滯難降！況臨盆產後。畏者成穴。連期
相守分親死。何位哉斯官食貨？

賣炭詩 清方笏如
歲云暮矣。朔風愈怒。人買炭翁！
食粟數升。燒炭一斛。實炭一斛。未向空
腹。已似餓口四方聲。差勝陳侯束手看。
炭值亦頗增。雪深寒有人跡識。閉門
誰問價高低。勿謂可徒泣血！霜流血。
兒號哭。話兒勿囑。促此衣衣簞。雪消
明日天意冷。炭在存貯好重聚。

雨雪謠 清人陳撰
風刮地。雪調羹。路行何？黔之隱。唯者
何？赤泥滑。行蹤絕。走趨夫。宰敬廢。
攜婦姑。足無厚。身無纒。黃栗玉。白米
珠。十寒灰。九寒雪。其呼又莫與。雨雪
既紛亂。飛。天屑乎。真真買粥！

物一百元、須耗銀四十餘
為利息計、則銀店之行多係
長期放款、發押票行之現金
於年底結賬者、至有三十
餘年、結果虧累、開各紳士
、皆屬倒帳累累、無法支償
、至什行如花紅茶莊、麻六甲
、煙葉、油業等、本年皆資
貨價一再暴跌之影響、皆
資者虧空愈巨、近且嚴禁東
什貨口、各該行多有無貨
之嘆、且現在本島有報載
出之貨、亦以該等所估售價
損失均在十萬以外、海味
等處海外行號、一遇略于
就海味方面、數月內已倒閉
商家、極顯一方、則蒸糯米
則折價過半、而糖絲之減價
更兩倍焉、前製造中製菓各
廠十餘萬、製造商中製菓各
為最慘外、餘除稻米一畝
、餘則折損過半、破
爛間、近以長城國光號等

△……王干……△

△……王千一……△

戀之潰退曲 (七)

又先生：

前天接到你的信，已知道了。不過，你是我姐夫的朋友，可以隨時便待你。但蒙你這樣看顧我，這樣照顧我，真就不敢當。我現在一切都好，以後請你不必來，亦不必通信，因為我在虹口工作之故，已搬在虹口居住也。祝你近佳

又覆

我還有什麼話說。我失望了，我感到極度的空虛。好了，我這單戀的半悲到，至此也應該收場了，上學制訂了我

的生命不能繼續
貴的前不能
起崇高
光明。

但
竟不能
存金
我懷
的心
搬家同
家同
竟不給
殘漫的

▼：戴亞諾：▲（續）

霞飛路的夏夜

▽戴亞諾：△(續)

除了咖啡店之外，佔大多數的算是按摩院。一塊塊帶有誘惑性的什麼「妙齡少女，新式按摩，能使身心愉快，並有海水浴浴池，」等等的刺激廣告在這裏的對面牆上都很很擠的掛着，佈置着。我對按摩院是個十足門外漢，所以就覺得牠是很神秘的，誰也總想過去試試過的，朋友說：「一點也沒有道理的，但我上總會時常在自己身心不舒服的時候，很想去看一看，因為我是十分信任他們廣告上話的。」

現在我的身心總算可以過，所以不需要幹，難是那般按摩少女穿了很動人的衣服，斜倚在門口，名是有一個外國名兒的弄口，站有許多年輕的碧眼小伙子，他們中間談着，吹起口哨着，甚至在談得高興的時候，也會唱起歌來，吹起口哨着。每當在他們中間的少女會得地走過的時候，他們的視線都很快地

也用心，所以祇敢來偷看；這兩天涼了，已沒有人睡在場上，大家一大家一大家像死了一樣了，躺到牀上，那裏還透出一點兒來着。賊他明白這話說得不錯。大家驚慌的觀察的結果，這次是有計劃的偷，賊至少有三個，兩個在岸上，一個下河裡，魚，起碼給他掙下三担，於是，竟開槍了。最好笑的是，場上跑了一張人來乘涼，忘記在一個小長欄，在西貢田裏採了兩個西瓜，一面吃，一面偷魚呢！這些都是實據的。」

二伯伯說：「只要有上上街去，在江家魚人上買的一定是五磅上魚

却並不像我們貴國的女子那
祇是掉過頭不睬他們，這點大

[illegible]

聲音我却聽出來
是工作最勤，起
賊都無從下
河興歎」而

總不至老在情網中糾纏而永遠離去，人還有更偉大的使命，更珍貴哩！我放下了戀愛的手帕，肩他種任務。我要創造我別種的遺跡和光榮的歷史！

我最愛的是自命多情的種子，我所愛的小姨完全放下了，我再度給我關於表白的信。因為那封絕交書，不是出自她自己也許那封信是妳愛了妳同鄉和的強姦。

一天，兩天，一月，兩月，妳病了。但我還想找她，作一次親吻。我至此才恍然大悟，對妳撒旦，但妳還沒找她，有一次

賊匪如而去。誰只好到嚴密的。一份份工程再動手下網，故鄉豐滿。

也許多不給我信。後來，妳的另一個同鄉，忽然被我碰著，才知道妳還住在楊樹洞那地方。但我不能，我找他轉達我愛妳的情意，起初，妳還招呼他，落後妳到了護記橋又織造廠，我竟對他也拒絕了。

我又托他的夫人——妳前時的同學，和妳談話，妳就避得面也不和她見。我不得不自己到廠找。一次，妳不和我見面，二次，妳不理睬我，三次，門房告訴我，妳躲避到同鄉家裏去了。啊啊，我這十足的單戀，是多麼可憐！是多麼可笑？妳有妳的同鄉，妳有妳的愛人，我們就從茲算了吧！

雖然，我愛妳，我始終是愛妳的。一九三三年中上校也下地。

[illegible]